



東坡應詔卷第六

中庸論上

甚矣道之難明也論其著鄙滯而不通論其微者汗
漫不可考其弊始於昔之儒者求為聖人之道而無
所得於是務為不可知之文庶幾乎後世之以我為
深知之也後之儒者見其難知而不知其空虛無有
以為將有所深造乎道者而自耻其不能則從而和
之曰然相欺以為高相習以為深而聖人之道日以
遠矣自子思作中庸儒者皆祖之以為性命之說嗟
夫子思者豈亦斯人之徒歟蓋嘗試論之夫中庸者

孔氏之遺書而不完者也其要有三而已矣二者是
周公孔子之所從以為聖人而其虛詞蔓延是儒者
之所以為文也是故去其虛詞而取其三其始論誠
明之所入其次論聖人之道所從始推而至於其所
終極而其卒乃始內之於中庸蓋以為聖人之道略
見於此矣記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
明矣明則誠矣夫誠者何也樂之之謂也樂之則自
信故曰誠夫明者何也知之之謂也知之則達故曰
明夫惟聖人知之者未至而樂之者先入先入者為
主而待其餘則是樂之者為主也若夫賢人樂之者

未至而知之者先入先入者為主而待其餘則是知
之者為主也樂之者為主是故有所不知知之未嘗
不行知之者為主是故雖無所不知而有所不能行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知之
者與樂之者是賢人聖人之辨也好之者是賢人之
所由以求誠者也君子之為學慎乎其始何則其所
先入者重也知之多而未能樂焉則是不如不知之
愈也人好惡莫如好色而惡臭是人之性也好善如
好色惡惡如惡臭是聖人之誠也故曰自誠明謂之
性孔子蓋長而好學適周觀禮問於老聃師襄之徒

而後明於禮樂五十而後讀易蓋亦有晚而後知者
然其所先得於聖人者是樂之而已孔子厄於陳蔡
之間問於子路子貢二字不悅而子夏又欲少貶焉
是二子者非不知也其所以樂之者未至也且夫子
路能死於衛而不能不愠於陳蔡是豈其知之罪邪
故夫弟子之所為從孔子游者非專以求聞其所未
聞蓋將以求樂其所有也明而不誠雖挾其所有俚
俚乎不知所以安之苟不知所以安之則是可與居
安而未可與居憂患也夫惟憂患之至而後誠明之
辨乃可以見由此觀之君子安可以不誠哉

中庸論中

君子之欲誠也莫若以明夫聖人之道自本而觀之
則皆出於人情不循其本而逆觀之於其末則以為
聖人有所勉強力行而非人情之所樂者夫如是則
雖欲誠之其道無由故曰莫若以明使吾心曉然知
其當然而求其樂今夫五常之教惟禮為若強人者
何則人情莫不好逸豫而惡勞苦今吾必也使之不
敢箕踞而罄折百拜以為禮人情莫不樂富貴而羞
貧賤今吾必也使之不敢自尊而卑讓退抑以為禮
用器之為便而祭器之為貴襲衣之為便而夜覓之

為貴哀欲其速已而伸之三年樂欲其不已而不得
終日此禮之所以為強人而觀之於其末者之過也
蓋亦反其本而思之今吾以為磬折不如立之安也
而將惟安之求則立不如坐坐不如箕踞箕踞不如
偃仆偃仆而不已則將裸袒而不顧苟為裸袒而不
顧則吾無乃亦將病之夫豈獨吾病之天下之匹夫
匹婦莫不病之也苟為病之則是其勢將必至於磬
折而百拜由此言之則是磬折而百拜者生於不欲
裸袒之間而已也夫豈惟磬折百拜將天下之所謂
強人者其皆必有所從生也辨其所從生而推之至

於其所終極是之謂明故記曰君子之道費而隱夫
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知焉
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
能焉君子之道推其所從生而言之則其言約約則
明推其逆而觀之故其言費費則隱君子欲其不隱
是故起於夫婦之有餘而推之至於聖人之所不及
舉天下之至易而通之於至難使天下之安其至難
者與其至易無以異也孟子曰簞食豆羹得之則生
不得則死呼尔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
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

加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朋友妻妾之奉而為之謂
失其本心且萬鍾之不受是王公大人之所難而以
行道乞人之所不屑而較其輕重是何以異於匹夫
匹婦之所能行通而至於聖人之所不及故凡為此
說者皆以求安其至難而務欲誠之者也天下之人
莫不欲誠而不得其說故凡此者誠之說也

中庸論下

夫君子雖能樂之而不知中庸則其道必窮記曰君
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非其信道
之不篤也非其力行之不至也得其偏而忘其中不

得終日安行乎通塗夫雖欲不廢其可得耶記曰道之
不行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以爲過者
之難歟復之中者之難歟宜若過者之難也然天下有
能過而未有能中則是復之中者之難也記曰天下
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
也既不可過又不可不及如斯而已乎曰未也孟子
曰執事爲近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書曰不協極不
罹于咎皇則受之又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記君
子中用也君子而時中皇極者有所不極而會于極
時中者有所不中而歸于中吾見中庸之至於此而

尤難也是有小人之中庸焉有所不中而歸於中是道也君子之所以為時中而小人之所以為無憚言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嗟夫道之難言也有小人焉因其近似而竊其名聖人憂思恐懼是故反覆而言之不厭何則是道也固小人之所竊以自便者也君子見危則能死勉而不死以求合於中庸見利則能辭勉而不辭以求合於中庸小人貪利而苟免而亦欲以中庸之名私自便也此孔子孟子之所為惡鄉原也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同乎流俗合乎汙世曰古之人行何為踽踽涼涼生

斯世也善斯可矣以古之人為迂而以今世之所善為足以已矣則是不亦近似於中庸耶故曰惡紫恐其亂朱也惡秀恐其亂苗也何則惡其似也信矣中庸之難言也君子之欲從事乎此無循其迹而求其味則幾矣記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大臣論上

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天下不幸而無明君使小人執其權當此之時天下之忠臣義士莫不欲奮臂而擊之夫小人者必先得於其君而自固於天下是故法不可擊擊之而不勝身死其禍止於

一身擊之而勝君臣不相安天下必亡是以春秋之法不待君命而誅其側之惡人謂之叛晉趙鞅入干晉陽以叛是也世之君子將有志於天下欲扶其衰而救其危者必先計其後而為可居之功其濟不濟則命也是故功成而天下安之夫小人君不誅而吾誅之則是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夫既以侵君之權而能北面就人臣之位使君不吾疑者天下未嘗有也國之有小人猶人之有瘦人之瘦必生於頸而附於咽是以不可去有賤丈夫者不勝其忿而決去之夫是以去疾而得死漢之亡唐之滅由此之故也自桓

靈之後至於獻帝天下之權歸於內豎賢人君子進不容於朝退不容於野天下之怒可謂極矣當此之時議者以為天下之患獨在宦官宦官去則天下無事然竇武何進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袁紹擊之而勝漢遂以亡唐之衰也其迹亦大類此自輔國元振之後天子之廢立聽於宦官當此之時士大夫之論亦惟宦官之為去然而李訓鄭注元載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至於崔昌遐擊之而勝唐亦以亡方其未去也是屢然者瘦而已矣及其既去則潰裂四出而繼之以死何者此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且為

人臣而不顧其君捐其身於一決以快天下之望亦已危矣故其成則為表為崔敗則為何竇為訓注然則忠臣義士亦奚取於此哉夫竇武何進之亡天下悲之以為不幸然亦幸而不成使其成也二子者將何以居之故曰以義正居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

大臣論下

天下之權在於小人君子之欲擊之也不亡其身則亡其君然則是小人者終不可去乎聞之曰迫人者其智淺迫於人者其智深非才有不同所居之勢然也古之為兵者圖師勿遏窮寇勿追誠恐其知死而

致力則雖有衆無所用之故曰同舟而遇風則胡越可使相救如左右手小人之心自知其負天下之怨而君子之莫吾赦也則將日夜為計以備一旦卒然不可則之患今君子又從而疾惡之是以其謀不得不深其交不得不合交合而謀深則其致毒也忿疾而不可解故凡天下之患起於小人而成於君子之速之也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君子為客小人為主主未發而客先焉則小人之詞直而君子之勢迫於不順直則可以欺衆而不順則難以令其下故昔之舉事者常以中道而衆散以至於敗則其理豈不甚明哉

東坡應詔集卷第六
若夫智者則不然內以自固其君子之交而厚集其
勢外以陽浮而不逆於小人之意以待其間寬之使
不吾疾狙之使不吾慮啖之以利以昏其智順適其
意以殺其怒然後待其發而乘其隙推其墜而挽
其絕故其用力也約而無後患莫不爲之先故君不
怒而勢不偪如此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夫小人急
之則合寬之則散是從古以然也見利不能不爭見
患不能不避無信不能不相詐無禮不能不相瀆是
故其交易間其黨易破也而君子不務寬之以待其
變而急之以合其交亦已過矣君子小人雜居而未

與爲君子之計者莫若深交而無爲苟不能深交而
無爲則小人倒持其柄而乘吾隙昔漢高之亡以天
下屬平勃及高后臨朝擅王諸呂廢黜劉氏平日縱
酒無一言及用陸賈計以千金交歡絳侯卒以此誅
諸呂定劉氏使此二人者而不和能則是將相相攻
之不暇而何暇及於劉呂之存亡哉故其說曰將相
和調則士豫附上豫附則天下雖有變而權不分嗚
呼知此其足以爲大臣矣夫

東坡應詔集卷第七

秦始皇帝論

昔者生民之初不知所以養生之具擊搏挽裂與禽獸爭一旦之命惴惴焉朝不謀夕憂死之不給是故巧詐不生而民無知然聖人惡其無別而憂其無以生也是以作為器用耒耜弓矢舟車網罟之類莫不備至使民樂生便利役御萬物而適其情而民始有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器利用便而巧詐生求得欲從而心志廣聖人又憂其桀猾變詐而難治也是故制禮以反其初禮者所以反本復始也聖人非不知

箕踞而坐不揖而食便於人情而過於四體之安也將必使之習為迂闊難行之節寬衣博帶佩玉履舄所以回翔容與而不可以馳驟上自朝廷而下至於民其所以視聽其耳目者莫不近於迂闊其衣以黼黻文章其食以籩豆簠簋其耕以牛田其進取選舉以學校其治民以諸侯嫁娶死喪莫不有法嚴之以鬼神而重之以四時所以使民自尊而不輕為姦故曰禮之近於人情者非其至也周公孔子所以區區於升降揖讓之間丁寧反覆而不敢失墜者世俗之所謂迂闊而不知夫聖人之權固在於此也自五帝

三代相承而不敢破至秦有天下始皇帝以詐力而并諸侯自以為智術之有餘而禹湯又武之不知出此也於是廢諸侯破井田凡所以治天下者一切出於便利而不耻於無禮決壞聖人之藩墻而以利器明示天下故自秦以來天下惟知所以求生避死之具以禮者為無用贅疣之物何者其意以為生之無事乎禮也苟生之無事乎禮則凡可以得生者無所不為矣嗚呼化秦之禍所以至今而未息歟昔者始有書契以科斗為文而其後始有規矩摹書之迹蓋今所謂大小篆者至秦而更以隸其後日以變革貴

於速成而從其易又創為紙以易簡策是以天下簿
書符檄繁多委猷而吏不能究姦人有以措其手足
如使今世而尚用古之篆書簡策則雖欲繁多其勢
無由由此觀之則凡所以便利天下者是開詐偽之
端也嗟夫秦既不可及矣苟後之君子欲治天下而
惟便之求則是引民而日趨於詐也悲夫

漢高帝論

有進說於君者因其君之資而為之說則用力寡矣
人唯好善而求名是故仁義可以誘而進不義可以
劫而退若漢高帝起於草莽之中徒手奮呼而得天

下彼知天下之利害與兵之勝負而已安知所謂仁義
者哉觀其天資固亦有合於仁義者而不善仁義之
說此如小人終日為不義而至以不義說之則亦怫
然而怒故當時之善說者未嘗敢言仁義與三代禮
樂之教亦惟曰如此而為利如此而為害如此而可
如此而不可然後高帝擇其利與可者而從之蓋亦
未嘗遲疑天下既平以愛故欲易太子大臣叔孫通
周昌之徒力爭之不能得用留侯計僅得之蓋讀其
書至此未嘗不大息以為高帝最易曉者苟有以當
其心彼無所不從蓋亦告之以吕后太子從帝起於

布衣以至於定天下天下望以為君雖不肖而大臣
心欲之如百歲後誰肯北面事戚姬子乎所謂愛之
者祇以禍之嗟夫無有以奚齊卓子之所以死為高
帝言者歟叔孫通之徒不足以知天下之大計獨有
廢嫡立庶之說而欲持此以却之此固高帝之所輕
為也人固有所不平使如意為天子惠帝為臣絳灌
之徒圍視而起如意安得而有之孰與其全安而不
失為王之利也如意之為王而不免於死則亦高帝
之過矣不少抑遠之以泄吕后不平之氣而又厚封
焉其為計不已踈乎或曰吕后强悍高帝恐其為變

故欲立趙王此又不然自高帝之時而言之計吕后
之年當死於惠帝之手吕后雖悍亦不忍奪之其子
以與姪惠帝既死而吕后始有邪謀此出於無聊耳
而高帝安得逆知之且夫事君者不能使其心知其
所以然以樂從吾說而欲以勢奪之亦已危矣如留
侯之計高帝顧戚姬悲歌而不忍特以其勢不得不
從是以猶欲區區為趙王計使周昌相之此其心猶
未悟以為一強項之周昌足以抗吕氏而捍趙王不
知周昌激其怒而速之死耳言之善原人情而深識
天下之勢者無如高帝然至此而惑亦無有以告之

者悲夫

魏武帝論

世之所謂知者知天下之利害而審乎計之得失如斯而已矣此其為知猶有所窮唯見天下之利而為之唯其害而不為則是有時而窮焉亦不能盡天下之利古之所謂大智者知天下利害得失之計而權之以人是故有所犯天下之至危而卒以成人功者此以其入權之輕敵者敗重敵者無成功何者天下未嘗有百全之利也舉事而待其百全則必有所格是故知吾之所以勝人而人不知其所以勝我者天

下莫能敵之昔者晉荀息知虢公必不能用宮之奇齊鮑叔知魯君必不能用施伯薛公知黥布必不出於上策此三者皆危道也而直犯之彼不知用其所長又不知出吾之所忌是以可以冒害而就利自三代之亡天下以詐力相并其道術政教無以相過而能者得之當漢氏之衰豪傑並起而圖天下二袁董卓爭為強暴而孫權劉備又已區區於一隅其用兵制勝固不足以敵曹氏然天下終於分裂訖魏之世而不能一蓋嘗試論之魏武長於料事而不長於料人是故有所重發而喪其功有所輕為而至於敗劉

備有蓋世之才而無應卒之機方其新破劉璋蜀人未附一日而四五驚斬之不能禁釋此時不取而其後遂至於不敢加兵者終其身孫權勇而有謀此不可以聲勢恐喝取也魏武不用中原之長而與之爭於舟楫之間一日一夜行三百里以爭利犯此二敗以攻孫權是以喪師於赤壁以成吳之強且夫劉備可以急取而不可以緩圖方其危疑之間卷甲而趨之雖兵法之所忌可以得志孫權者可以計取而不可以勢破也而欲以荊州新附之卒乘勝而取之彼非不知其難特欲僥倖於權之不敢抗也此用之於

新造之蜀乃可以逞故夫魏武重殺於劉備而喪其功輕為於孫權而至於敗此不亦長於料事而不長於料人之過歟嗟夫事之利害計之得失天下之能者舉知之而不能權之以人則亦紛紛焉或勝或負爭為雄強而未見其能一也

伊尹論

辨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者狹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辦者矣今夫匹夫匹婦皆知潔廉忠信之為美也使其果潔廉

而忠信則其知慮未始不如王公大人之能也惟其
辨爭者止於簞食豆羹而簞食豆羹足以動其心則
宜其知慮之不出乎此也簞食豆羹非其道不取則
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矣一鄉之人莫敢以不
正犯之而不能辨一鄉之事者未之有也推此而上
其不取者愈大則其所辨者愈遠矣讓天下與讓簞
食豆羹無以異也治天下與治一鄉亦無以異也然
而不能者有所蔽也天下之富是簞食豆羹人之積也
天下之大是一鄉之推也非千金之子不能運千金
之資販夫販婦得一金而不知其所措非智不若所

居之卑也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
其義也雖祿之天下弗受也夫天下不能動其心是
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臨大事而不亂
古之君子必有高世之行非苟求為異而已鄉相之
位千金之富有所不屑將以自廣其心使窮達利害
不能為之芥蒂以全其才而欲有所為耳後之君子
蓋亦嘗有其志矣得失亂其中而榮辱奪其外是以
役役至於老死而不暇亦足悲矣孔子叙書至於舜
禹臯陶相讓之際蓋未嘗不太息也夫以朝廷之尊
而行匹夫之讓孔子安取哉取其不汲汲於富貴有

以天服天下之心焉耳夫太甲之廢天下未嘗有是而伊尹始行之天下不以為驚以臣放君天下不以為僭既放而復立太甲不以為專何則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於天下也彼其視天下眇然不足以動其心而豈忍以廢放其君求利也哉後之君子蹈常而習故惴惴焉懼不免於天下一為希闊之行則天下群起而誚之不知求其素而以為古今之變時有所不可者矣亦已過矣夫

周公論

論周公者多異說何也周公居禮之變而處聖人之

不幸宜乎說者之異也凡周公之所為亦不得已矣若得已而不已則周公安得而為之成王幼不能為政周公執其權以王命賞罰天下是周公不得已者如此而已今儒者曰周公踐天子之位稱王而朝諸侯則是豈不可以已耶書曰周公位冢宰正百王群叔流言又曰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說又曰周公曰王若曰則是周公未嘗踐天子之位而稱王也周公稱王則成王宜何稱將亦稱王耶將不稱耶不稱則是廢也稱王則是二王也而周公何以安之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儒者之患患

在於名實之不正故亦有以文王為稱王者是以聖人為後世之僭君急於為王者耶天下雖亂有王者在而已自王雖聖人不能以服天下昔高帝擊滅項籍統一四海諸侯大臣相率而帝之然且辭以不德惟陳勝吳廣多囂囂卒急於自王而謂文王亦為之耶武王伐商師渡孟津會於牧野其所以稱先君之命命於諸侯者蓋猶曰文考而已至于武成既以柴望告天百工奔走受命于周而後其稱曰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由此觀之則是武王不敢一日妄尊其先君而況於文王之自王乎詩曰虞芮質厥成文王

厥厥生是亦追稱而已矣史記曰姬乎米芑歸乎田成子夫田常之時安知其為成子而稱之故九以文王周公為稱王者皆過也是資後世之篡君而為之籍也陳賈問於孟子曰周公使管叔監商管蔡以商叛知而使之是不仁不知是不知孟子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從孟子之說則是周公未免於有過也夫管蔡之叛非逆也是其智不足以深知周公而已矣周公之誅非疾之也其勢不得不誅也故管蔡非所謂大惡也兄弟之親而非有大惡則其道不得不封管蔡之封在武王之世也武王

之世未知有周公成王之事苟無周公成王之事則
管蔡何從而叛周公何從而誅之故曰周公居禮之
變而處聖人之不幸也

東坡應詔集卷第七

東坡應詔集卷第八

管仲論

嘗讀周官司馬法得軍旅什伍之數其後讀管夷吾
書又得管子所以變周之制蓋王者之兵出於不得
已而非以求勝敵也故其為法要以不可敗而已矣
於桓文非決勝無以定霸故其法在必勝繁而曲者
所以為不可敗也簡而直者所以為必勝也周之制
萬二千五百人而為軍萬之有二千二千之有五百
其數竒而不齊唯其竒而不齊是以知其所以為繁且
曲也今夫天度三百六十均之十二辰辰得三十者

此其正也五日四分之一者此其奇也使天度而無
奇則千載之日雖婦人孺子皆可以坐而計唯其奇
而不齊是故巧曆有所不能盡也聖人知其然故為
之章會統元以盡其數以極其變司馬法曰五人為
伍五伍為隊萬二千五百人而為隊二百五十十取
三焉而為奇其餘七以為正四奇四正而八陣生焉
夫以萬二千五百人而均之八陣之中宜其有奇而
不齊者是以多為之曲折以盡其數以極其變鉤聯
蟠踞各有條理故三代之興治其兵農軍賦皆數十
百年而後得志於天下自周之亡秦漢陣法不復三

代其後諸葛孔明獨識其遺制以為可用以取天下
然相持數歲魏人不敢決戰而孔明亦卒無尺寸之
功豈八陣者先王所以為不可敗而非以逐利爭勝
者邪若夫管仲之制其兵可謂截然而易曉矣三分
其國以為三軍五人為軌軌有長十軌為里里有司
四里為連連有長十連為鄉鄉有鄉長人五鄉一帥
萬人而為一軍公將其一高于國子將其二三軍三
萬人如貫繩如畫碁局踈暢洞達雖有智者無所施
其巧故其法令簡一而民有餘力以致其死昔者嘗
讀左氏春秋以為丘明最好兵法蓋三代之制至於

列國猶有存者以區區之鄭而魚麗鷓鴣之陣見於其書及至管仲相桓公南伐楚北伐孤竹九合諸侯威震天下而其軍壘陣法不少槩見者何哉蓋管仲欲以歲月服天下故變古司馬法而為是簡略速勝之兵是以莫得而見其法也其後吳晉爭長於黃池王孫雒教夫差以三萬人獸墜晉壘而陣百人為行百行為陣陣皆徹行無有隱蔽援桴而鼓之勇怯盡應三軍皆譁晉師大駭卒以得志由此觀之不簡而直不可以決勝深惟後世不達繁簡之宜以取北而三代什五之數與管子所以治齊之兵者雖不可盡用

而其近於繁而曲者以之固守近於簡而直者以之決戰則庶乎其不可敗而有所必勝矣

孫武論上

古之言兵者無出於孫子矣利害之相權奇正之相生戰守攻圍之法蓋以百數雖欲加之而不知所以加之矣然其所短者智有餘而未知其所以用智此豈非其所大闕歟夫兵無常形而逆為之形勝無常處而多為之地是以其說屢變而不同縱橫委曲期於避害而就利雜然舉之而聽用者之自擇也是故不難於用而難於擇擇之為難者何也銳於西而忘

於陳見其利而不見其所窮得其一說而不知其又
有一說也此豈非用智之難歟夫智本非所以教人
以智而教人者是君子之急於有功也變詐汙其外
而無守於其中則是五尺童子皆欲為之使人勇而
不自知貪而不顧以陷於難則有之矣深山大澤有
天地之寶無意於寶者得之操舟於河舟之逆順與
水之曲折忘於水者見之是故惟天下之至廉為能
貪惟天下之至靜為能勇惟天下之至信為能詐何
者不役於利也夫不役於利則其見之也明見之也
明則其發之也果古之善用兵者見其害而後見其

利見其敗而後見其成其心閑而無事是以若此明
也不然兵未交而先志於得則將臨事而惑雖有大
利尚安得而見之若夫聖人則不然居天下於貪而
自居於廉則天下之貪者皆可得而用居天下於勇
而自居於靜故天下之勇者皆可得而役居天下於
詐而自居於信故天下之詐者皆可得而使天下之
人欲有功於此而即以此自居則功不可得而成是
故君子居晦以御明則明者畢見居陰以御陽則陽
者畢赴夫然後孫子之智可得而用也易曰介於石
不終日正吉君子方其未發也介然如石之堅若將

終身焉者及其發也不終日而作故曰不役於利則其見之也明見之也明則其發之也果今夫世俗之論則不然曰兵者詭道也非貪無以取非勇無以得非詐無以成廉靜而信者無用於兵者也嗟夫世俗之說行則天下紛紛乎如鳥獸相搏嬰兒之相擊強者傷弱者廢而天下之亂何從而已乎

孫武論下

夫武戰國之將也知為吳慮而已矣是故以將用之則可以君用之則不可今其書十三篇小至部曲營壘芻糧器械之間而大不過於攻城拔國用間之際

盡亦盡於此矣天子之兵天下之勢武未及也其書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為君而言者有此而已竊以為天子之兵莫大於御將天下之勢莫大於使天下樂戰而不好戰夫天下之患不在於寇賊亦不在於敵國患在於將帥之不力而以寇賊敵國之勢內邀其君是故將帥多而敵國愈強兵加而寇賊愈堅敵國愈強而寇賊愈堅則將帥之權愈重將帥之權愈重則爵賞不得不加夫如此則是盜賊為君之患而將帥利之敵國為君之讐而將帥幸之舉有倍之勢而立毫芒之功以籍其口而邀利於其上如此而天下不亡者特有

東坡志林卷之六
所待耳昔唐之亂始於明皇自肅宗復兩京而不能
乘勝并力盡取河北之盜德宗收洺博畿定魏地而
不能斬田悅於孤窮之中至於憲宗天下略平矣而
其餘孽之存者終不能盡去夫唐之所以屢興而終
莫之振者何也將帥之臣養寇以自封也故曰天子
之兵莫大於御將御將之術開之以其所利而授之
以其所忌如良醫之用藥烏喙蝮蛇皆得自効於前
而不敢肆其毒何者授之以其所畏也憲宗將討劉
闢以為非高崇文則莫可用而劉濶者崇文之所忌
也故告之曰闢之不克將濶實汝代是以崇文決戰

不旋踵擒劉闢此天子御將之法也夫使天下樂戰
而不好戰者何也天下不樂戰則不可與從事於危
好戰則不可與從事於安昔秦人之法使吏士自為
戰戰勝而利歸於民所得於敵者即以有之使民之
所以養生送死者非殺敵無由取也故其民以好戰
并天下而亦以亡夫始皇雖已墮名城殺豪傑銷鋒
鏑而民之好戰之心囂然其未已也是故不可與休
息而至於亡若夫王者之兵要在於使之知愛其上
而讐其敵使之知其上之所以驅之於戰者凡皆以
為我也 是以樂其戰而甘其死至於其戰也務勝敵

而不務得財其賞也發公室而行之於廟使其利不在於殺人是故其民不志於好戰夫然後可以作之於安居之中而休之於爭奪之際可與安可與危而不可與亂此天下之勢也

子思論

昔者夫子之文章非有意於文是以未嘗立論也所得而言者唯其歸於至當斯以為聖人而已矣夫子之道可由而不可知可言而不可議此其不爭為區區之論以開是非之端是以獨得不廢以與天下後世為仁義禮樂之主夫子既沒諸子之欲為書以

傳於後世者其意皆存乎為文汲汲乎惟恐其泯沒而莫吾知也是故皆喜立論論立而爭起自孟子之後至于荀卿楊雄皆務為相攻之說其餘不足數者紛紛於天下嗟夫夫子之道不幸而有老聃莊周揚朱墨翟田駢慎到申不害韓非之徒各持其私說以攻乎其外天下方將惑之而未知其所適從奈何其第子門人又內自相攻而不決千載之後學者愈衆而夫子之道益晦而不明者由此之故歟昔三子之爭起於孟子孟子曰人之性善是以荀子曰人之性惡而楊子又曰人之性善惡混于孟子既已據其善是

故荀子不得不出於惡人之性有善惡而已二子既以據之是以揚子亦不得不出於善惡混也為論不求其精而務以為異於人則紛紛之說未可以知其所止且夫夫子未嘗言性也蓋亦嘗言之矣而未有必然之論也孟子之所謂性善者皆出於其師子思之書子思之書皆聖人之微言篤論孟子得之而不善用之能言其道而不知其所以為言之名舉天下之大而必之以性善之論昭昭乎自以為的於天下使天下之過者莫不欲援弓而射之故夫二子之為要論者皆孟子之過也若夫子思之論則不然曰夫

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聖人之道造端乎夫婦之所能行而極乎聖人之所不能知造端乎夫婦之所能行是以天下無不可學而極乎聖人之所不能知是以學者不知其所窮夫如是則惻隱足以為仁而仁不止於惻隱羞惡足以為義而義不止於羞惡此不亦孟子之所以為性善之論歟子思論聖人之道出於天下之所能行而孟子論天下之人皆可以行聖人之道此無以異者而子思取必於聖人之道孟子取必於天下

之人故夫後世之異議皆出於孟子而子思之論天下同是而莫或非焉然後知子思之善為論也

孟軻論

昔者仲尼自衛反魯網羅三代之舊聞蓋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終年不能究其說夫子謂子貢曰賜爾以吾為多學而識之者歟非也予一以貫之天下苦其難而莫之能用也不知夫子之有以貫之也是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法度禮樂刑政與當世之賢人君子百氏之書百工之技藝九州之內四海之外九夷八蠻之事荒忽誕謾而不可考者雜然皆列乎前

中而有卓然不可亂者此固有以一之也是以博學而不可亂深思而不惑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蓋嘗求之於六經至於詩與春秋之際而後知聖人之道始終本末各有條理夫王化之本始於天下之易行天下固知有父子也父子不相賊而足以為孝矣天下固知有兄弟也兄弟不相奪而足以為悌矣孝悌足而王道備此固非有深遠而難見勤苦而難行者也故詩之為教也使人歌舞佚樂無所不至要在於不失正焉而已矣雖然聖人固有所甚畏也一失容者禮之所由廢也一失言者義之所由亡也君

臣之相攘上下之相殘天下大亂未嘗不始於此道是故春秋力爭於毫釐之間而深明乎疑似之際截然其有所必不可為也不觀於詩無以見王道之易不觀於春秋無以知王政之難自孔子沒諸子各以所聞著書而皆不得其源流故其言無有統要若孟子可謂深於詩而長於春秋者矣其道始於至粗而極於至精克乎天地放乎四海而毫釐有所必計至寬而不可犯至密而可樂者此其中必有所守而後世或未之見也且孟子嘗有言矣人能克其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克其無欲為穿窬之類而義不可勝用也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餽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餽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唯其不為穿窬也而義至於不可勝用唯其未可以言而言可以言而不言也而其罪遂至於穿窬故曰其道始於至粗而極於至精克乎天地放乎四海而毫釐有所必計嗚呼此其所以為孟子歟後之觀孟子者無觀之他亦觀諸此而已矣

東坡應詔集卷第八

東坡應詔集卷第九

樂毅論

自知其可以王而王者三王也自知其不可以王而
霸者五霸也或者之論曰圖王不成其弊猶可以霸
嗚呼使齊桓晉文而行湯武之事將求亡之不暇雖
欲霸可得乎夫王道者不可以小用也大用則王小
用則亡昔者徐偃王宋襄公嘗行仁義矣然終以亡
其身喪其國者何哉其所施者未足以克其求也
故夫有可以得天下之道而無取天下之心乃可與
言王矣范蠡留侯雖非湯武之佐然亦可謂剛毅果

敢卓然不惑而能有所必為者也觀吳王困於姑蘇之上而求哀請命於勾踐勾踐欲赦之彼范蠡者獨以為不可援桴進兵卒刎其頸項籍之解而東高帝亦欲罷兵歸國留侯諫曰此天亡也急擊勿失此二人者以為區區之仁義不足以易吾之大計也嗟夫樂毅戰國之雄未知大道而竊嘗聞之則足以亡其身而已矣論者以為燕惠王不肖用反間以騎劫代將卒走樂生此其所以無成者出於不幸而非用兵之罪然當時使昭王尚在反間不得行樂毅終亦必敗何者燕之并齊非秦楚三晉之利今以百萬之師

攻兩城之殘寇而數歲不決師老於外此必有乘其虛者矣諸侯乘之於內齊擊之於外當此時雖太公穰苴不能無敗然樂毅以百倍之衆數歲而不能下兩城者非其智力不足蓋欲以仁義服齊之民故不忍急攻而至於此也夫以齊人苦湣王之疆暴樂毅苟退而休兵治其政令寬其賦役反其田里安其老幼使齊人無復鬪志則田單者獨誰與戰哉奈何以百萬之師相持而不決此固所以使齊人得徐而為之謀也當戰國時兵疆相吞者豈獨在我以燕齊之衆壓其城而急攻之可滅此而後食其誰曰不可焉

呼欲王則王不王則審所處無使兩失焉而為天下笑也

荀卿論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莫不有規矩不敢放言高論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也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嗚呼是亦足矣使後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為聖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夫為寡過而已矣子路之勇子貢之辯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

謂難能而可貴者也然三子者每不為夫子之所悅顏淵默然不見其所能若無以異於衆人者而夫子稱之且夫學聖人者豈必其言之云爾哉亦觀其意之所嚮而已夫子以為後世必有不足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說而為不義者矣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為非常可喜之論要在於不可易也昔者常怪李斯事荀卿既而焚滅其書大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讎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為異說而不讓敢為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入

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偽也由是觀之意其為人必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今夫小人之為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絕滅而不可考者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獨能奮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歷世

天下之賢人自是其愚以為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荀卿亦不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荀卿明至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荀天下果無有及者則尚安以求異為哉

韓非論

聖人之所為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亂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昔周之衰有老聃莊周列禦寇之徒更為虛無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

東坡應諸卷之九
游之說紛紜顛倒而卒歸於無有由其道者蕩然莫
得其當是以忘乎富貴之樂而齊乎死生之分此不
得志於天下高世遠舉之人所以放心而無憂雖非
聖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無惡於天下自老聃之死
百餘年有商鞅韓非著書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賢
及秦用之終於勝廣之亂教化不足而法有餘秦以
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後世之學者知申韓之罪而不
知老聃莊周之使然何者仁義之道起於夫婦父子
兄弟相愛之間而禮法刑政之原出於君臣上下相
之際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則有所不敢不敢與

不忍之心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
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汎汎乎若萍游於江湖而適相
值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忌不忘其君不愛
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此
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於無有豈誠足以治天
下哉商鞅韓非求為其說而不得得其所所以輕天下
而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為殘忍而無疑今夫不忍殺
人而不足以為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則是殺人不
足以為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亂天下如此則舉天
下唯吾之所為刀鋸斧鉞何施而不可昔者夫子未

東坡志林卷之九
嘗曰易其言雖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畏今其視天下眇然若不足為者此其所以輕殺人歟太史遷曰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殺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嘗讀而畏之事固有不相謀而相感者莊老之後其禍為申韓由三代之衰至于今凡所以亂聖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終奈何其不為之所也

留侯論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鬪此不足為勇

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夫子房授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世人不察以為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無所復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已

危矣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為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荊軻攝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圯上之老人所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楚莊王代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捨之勾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為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

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祖之所以勝而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詞色由此觀之猶有剛強不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為魁梧竒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為子房歟

賈誼論

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賈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夫君子之所取者遠則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忍古之賢人皆有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萬一者未必皆其時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愚觀賈生之論如其所言雖三代何以遠過得君如漢文猶且以不用死然則是天下無堯舜終不可以有所為耶仲尼聖人歷試於天下苟非大無道之國皆欲勉強扶持庶幾一日得行其道將之荆先之以冉有申之以子貢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

也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晝猶曰王其庶幾召我君手之不忍弃其君如此其厚也公孫丑問曰夫子何為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捨我其誰哉而吾何為不豫君子之愛其身如此其至也夫如此而不用然後知天下之果不足與有為而可以無憾矣若賈生者非漢文之不用生生之不能用漢文也夫絳侯親握天子璽而授之文帝灌嬰連兵數十萬以決劉呂之雄雌又比高帝之舊將此其君臣相得之分豈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賈生洛陽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間盡弃其舊而謀其新亦已難矣為賈生者上得其君下

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游浸漬而深交之使天子
不疑大臣不忌然後舉天下而唯吾之所欲為不過
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談之間而遽為人痛哭哉觀其
過湘為賦以弔屈原紆鬱憤悶趨然有遠舉之志其
後卒以自傷哭泣至於天絕是亦不善處窮者也夫
謀之一不見用安知終不復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
變而自殘至此嗚呼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
不足也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遺俗之累是故非
聰明睿哲不惑之主則不能全其用古今稱符堅得
王猛於草茅之中一朝盡斥去其舊臣而與之謀彼

其匹夫略有天下之半以此哉愚深悲賈生之志
備論之亦使人君得如賈誼之臣則知其有猶介之
操一不見用則憂傷病沮不能復振而為賈生者亦
慎其所發哉

東坡應詔集卷第十

鼂錯論

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坐觀其變而不為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強為之則天下扭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唯仁人君子豪傑之士為能出身為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強暮月之間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天下治平無故而發大難之端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能免難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責則天下之禍必集於我昔者鼂錯盡忠為漢謀

弱山東之諸侯諸侯並起以誅錯為名而天子不察以錯為說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而不知錯之有以取之也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鑿龍門決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冒衝突可畏之患唯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為之所是以得至於成功夫以七國之彊而驟削之其為變豈足怪哉錯不於此時捐其身為天下當大難之衝而制吳楚之命乃為自全之計欲使天子自將而已居守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已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將

之至危與居守之至安已為難者擇其安而遺天子以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惋而不平者也當此之時雖無袁盎錯亦未免於禍何者已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將以情而言夫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違其議是以袁盎之說得行於其間使吳楚反錯以身任其危日夜淬厲東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則天子將恃之以為無恐雖有百袁盎可得而間哉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為自全之計使錯自將而擊吳楚未必無功唯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悅姦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歟

霍光論

古之人惟漢武帝號知人蓋其平生所用文武將帥郡國邊鄙之臣左右侍從陰陽律歷博學之士以至錢穀小吏治刑獄使絕域者莫不獲盡其才而各當其處然猶有所試其功效著見天下之所共知而信者至於霍光先無尺寸之功而才氣數術又非有以大過於群臣而武帝擢之於稠人之中付以天下後世之事而霍光又能忘身一心以輔幼主處於廢立之際其舉措甚閑而不亂此其故何也夫欲有所立於天下擊搏進取以求非常之功者則必有卓然可

見之才而後可以有望於其成至於捍社稷託幼子此其難者不在乎才而在乎節不在乎節而在乎氣天下固有能辦其事者矣然才高而位重則有統轄之心以一時之功而易萬世之患故曰不在乎才而在乎節古之人有失之者司馬仲達是也天下亦有慮義之士可託以死生之間而不忍負者矣然捐介廉潔不為不義則輕死而無謀能殺其身而不能全其國故曰不在乎節而在乎氣古之人有失之者晉荀息是也夫霍光者才不足而氣節有餘此武帝之所為取也書曰知有一介臣斷斷倚無他技其心休

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嗟夫此霍光之謂歟使霍光而有他技則其心安能休休焉容天下之才而樂天下之彥聖不忌不克若自已出哉才者爭之端也夫惟聖人在上驅天下之人各走其職而爭用其所長苟以人臣之勢而居於廊廟之上以捍衛幼冲之君而以其區區之才與天下爭能則姦臣小人有以乘其隙而奪其權矣霍光以匹夫之微而操殺生之柄威蓋人主而貴震於天下其所以歷事三主而終其身天下莫與爭者以其

無他技而武帝亦以此取之歟

楊雄論

昔之為性論者多矣而不能定于一始孟子以為善而荀子以為惡楊子以為善惡混而韓愈者又取夫三子之說而折之以孔子之論離性以為三品曰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以為三子者皆出乎其中而遺其上下而天下之所是者於愈之說多焉嗟夫是未知乎所謂性者而以夫才者言之夫性與才相近而不同其別不啻若白黑之異也聖人之所與小人共之而皆不能逃焉是貴所謂性也而其

才固將有所不同今夫木得土而後生雨露風氣之所養暢然而遂茂者木之所同也性也而至於堅者為轂柔者為輪大者為楹小者為桷桷之不可以為楹輪之不可以為轂是豈其性之罪邪天下之言性者皆雜乎才而言之是以紛紛而不能一也孔子所謂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者是論其才也而至於言性則未嘗斷其善惡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而已韓愈之說則又有甚者離性以為情而合才以為性是故其論終莫能通彼以為性者果泊然而無為耶則不當復有善惡之說苟性而有善惡也

則夫所謂情者乃吾所謂性也人生而莫不有飢寒之患牝牡之欲今告乎人曰飢而食渴而飲男女之欲不出於人之性也可乎是天下知其不可也聖人無是無由以為聖而小人無是無由以為惡聖人以其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御之而之乎善小人以是七者御之而之乎惡由此觀之則夫善惡者性之所能之而非性之所能有也且夫言性者安以其善惡為哉雖然楊雄之論則固已近之曰人之性善惡混脩其善則為善人脩其惡則為惡人此其所以為異者唯其不知性之不能以有夫善惡而以為善惡之

東坡原論卷之十一
皆出乎性也而已夫太古之初本非有善惡之論唯
天下之所同安者聖人指以為善而一人之所獨樂
者則名以為惡天下之人固將即其所樂而行之孰
知夫聖人唯其一人之獨樂不能勝天下之所同安
是以有善惡之辨而諸子之意將以善惡為聖人之
私說不已竦乎而韓愈又欲以書傳之所聞一人之
事迹而折夫三子之論區區乎以后稷之岐嶷文王
之不勤瞽鯀管蔡之迹而明之聖人之論性也將以
盡萬物之理與衆人之所共知者以折天下之疑而
韓愈欲以一人之才定天下之性且其言曰今之言

性者皆雜乎佛老愈之說以為性之無與乎情而意
怒哀樂皆非性者是愈流入於佛老而不自知也

諸葛亮論

取之以仁義守之以仁義者周也取之以詐力守之
以詐力者秦也以秦之所以取取之以周之所以守
守之者漢也仁義詐力雜用以取天下者此孔明之
所以失也曹操因衰乘危得逞其姦效孔明耻之欲信
大義於天下當此時曹公威震四海東據許兗南收
荆豫孔明之所恃以勝之者獨以其區區之忠信有
以激天下之心耳夫天下廉隅節槩慷慨死義之士

固非心服曹氏也特以威劫而彊臣之聞孔明之風
宜其千里之外有響應者如此則雖無措足之地而
天下固為之用矣且夫殺一不義而得天下有所不
為而後天下忠臣義士樂為之死劉表之喪先主在
荊州孔明欲襲殺其孤先主不忍也其後劉璋以好
逆之至蜀不數月扼其吭附其背而奪之國此其與
曹操異者幾希矣曹劉之不敵天下之所知也言兵
不若曹操之多言地不若曹操之廣言戰不若曹操
之能而有以一勝之者區區之忠信也孔明遷劉璋
既已失天下義士之望乃始治兵振旅為仁義之師

東嚮長驅而欲天下嚮應蓋已難矣曹操既死于丕
代立當此之時可以計破也何者操之臨終召丕而
屬之植未嘗不以譚尚為戒也而不與植終於相殘
如此此其父子兄弟且為寇讐而況能以得天下英
雄之心哉此可間之勢不過捐數十萬金使其大臣
骨肉內自相殘然後舉兵而伐之此高祖所以滅項
籍也孔明既不能全其信義以服天下之心又不能
奮其智謀以絕曹氏之手足宜其屢戰而屢却哉故
夫敵有可間之勢而不間者湯武行之為大義非湯
武而行之為失機此仁人君子之大患也呂溫以為

孔明承桓靈之後不可彊民以思漢欲其播告天下之民且曰曹氏利汝吾事之害汝吾誅之不知蜀之與魏果有以大過之乎苟無以大過之而又決不能事魏則天下安肯以空言竦動哉嗚呼此書生之論可言而不可用也

韓愈論

聖人之道有趨其名而好之者有安其實而樂之者珠璣犀象天下莫不好奔走出力爭鬪奪取其好之不可謂不至也然不知其所以好之之實至於粟米流肉桑麻布帛天下之人內之於口而知其所以為

美被之於身而知其所以為安此非有所役乎其名也韓愈之於聖人之道蓋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樂其實何者其為論甚高其待孔子孟軻甚尊而拒揚墨佛老甚嚴此其用力亦不可謂不至也然其論至於理而不精支離蕩佚徃徃自叛其說而不知昔者宰我子貢有若更稱其師以為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之盛雖堯舜之賢亦所不及其尊道好學亦已至矣然而君子不以為貴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之汙而已矣若夫顏淵豈亦云爾哉蓋亦曰夫子循循焉善誘人由此觀之聖人之道果不在於張

而大之也。韓愈者知好其名而未能樂其實者也。愈之原人曰：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山川草木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為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夫聖人之所為異乎墨者，以其有別焉耳。今愈之言曰：一視而同仁，則是以待人之道待夷狄，待夷狄之道待禽獸也。而可乎？教之使有能化之，使有知是待人之仁也，薄其禮而致其情，不責其去而厚其來，是待夷狄之仁也。殺之以時而用之有節，是待禽獸之仁也。若之何其？一之儒墨之相戾，不啻若胡越，而其疑似之

間相去，不能以髮宜乎。愈之以為一也。孔子曰：汎愛衆而親仁，仁者之為親，則是孔子不兼愛也。祭神如神存，神不可知而祭者之心以為如其存焉，則是孔子不明鬼也。儒者之患，患在於論性，以為喜怒哀樂皆出於情而非性之所有。夫有喜有怒而後有仁義，有哀有樂而後有禮樂，以為仁義禮樂皆出於情而非性，則是相率而叛聖人之教也。老子曰：能嬰兒乎？喜怒哀樂尚不出乎性，而出乎情，則是相率而為老子之嬰兒也。儒者或曰：老易夫易，豈老子之徒歟？而儒者至有以老子說易，則是離性以為情者，其弊固

至此也嗟夫君子之為學知其人之所長而不知其
蔽豈可謂善學耶

嘉靖十三年江西布政司重刊

南豐縣學教諭繆宗道校正

東坡應詔集卷第十 畢

